

<<他者的历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他者的历史>>

13位ISBN编号：9787300119977

10位ISBN编号：7300119972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丹麦]克斯汀·海斯翠普

页数：154

译者：贾士蘅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他者的历史>>

内容概要

本书包含《历史与欧洲以外的民族》、《在意大利南部制作历史》、《了解政治事件的意义》、《二元历史：一个地中海问题》、《“制作历史”的反思》等，侧重从历史的边缘与社会人类学的个案研究来反思以往历史研究中宏大叙事的缺憾，从底层与微观的角度透视欧洲历史的多种可能，关注的是不同文化空间的人(即他者)怎样思考时间和记忆(即历史)，空间怎样为时间塑形，时间如何赋予文化颜色和声调，文化怎样决定记忆的密度，记忆又如何定位过去、现在和未来等问题。作为西方人类学最前沿的课题，《他者的历史》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考量史学本身，显示了人类学再次思考历史思维及研究方法的努力，无疑给中国学界以重要启示。

<<他者的历史>>

作者简介

克斯汀·海斯翠普(Kirsten Hastrup),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人类学教授, 曾在冰岛进行田野工作及历史研究。

著有《冰岛的自然与对策1400-1800: 历史与心态的人类学研究》(Nature and Policy in Iceland 1400-1800: 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History and Mentality, Oxford 1990)及《人类学之岛: 冰岛的过去与现在》(Island of Anthropology: Studies in Icelandic Past and Present, Odense 1990)等书。

<<他者的历史>>

书籍目录

导论 社会科学和历史学：调和 研究的对象 制作历史第一章 历史与欧洲以外的民族 关于过去的思考
方式 身份认同和过去 过去的影响第二章 在意大利南部制作历史 第一个冬天：田野工作的矛盾 第一个
夏天：传奇、危机和循环 第二个冬天：历史性的改变 第二个夏天：想象与事实 真实、论述和上帝
第三章 欧洲文化中的异教遗存问题——异教徒的神祇是恶魔 现代人类学与对持续性的盲目 长达十四
个世纪的相似性 固定性与重现 迷信的未来 结论第四章 了解政治事件的意义——欧洲民族国家中的
分支与政治 事件、分支与历史 历史的负担：一个实际的例子 谁拥有土地？
国家论述中的教会与农民 选举的旅鼠或社会的松鼠？
结论：“谦恭的人将继承地球”第五章 二元历史：一个地中海问题 回顾现代性 西地中海地区：二
元历史 司法正义与统治者 由平等到权力 结构上的不确定 亲属关系的策略 国王的子民 超然的价值
观：正义和国家 二元历史的一致性第六章 乌有时代与冰岛的两部 历史(1400-1800) 时间和因果关系
历史的背景 社会：同时代的经验 乌有时代：过去式的真实 文化：反常第七章 “制作历史”的反思
编者简介 撰文者简介 人名索引 主题索引

<<他者的历史>>

章节摘录

一个人只能背叛所谓的“自己人”。

因此，就民粹主义者与反教士者看来，会因为采取亲土耳其立场而背叛国家的是高级教士（而非教会中的普通人）：照这样说，高级教士已构成伦理上的第五纵队，就像他们以前所做的那样。

相反的，对保守人士而言，高级教士们已经一直为了他们对希腊的高尚承诺而付出代价，甚至在希腊独立战争期间，连谨言慎行的君士坦丁堡总主教也身殉于同宗的反叛者之手。

因而，就像某篇文章所指出的，今天政府的行动仍然是一种内部的背叛，这是一种民族大罪，即使是在最黑暗的迫害时期也无人犯过。

选举的旅鼠或社会的松鼠？

“背叛”这个概念，在希腊的通俗历史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主题。

在描写土耳其占领时期城堡被劫的民歌中，往往都指称占领者的最后胜利都是由于出现一个害群之马——一个不真正是希腊人的希腊人。

直到今日，在一般的社会互动中，这个概念也经常被借用来解释当权者——好比是社会生活中的土耳其人——如何设法探人隐私：嫉妒的邻人、敌对的商业利益甚至不满的亲戚。

这使我注意到一个核心论题：那就是找出其中的比喻手法（fig-urative devices）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手法能解读所有的历史语言（see white 1978），帮助我们找出官方历史、日复一日的新闻报道，以及地方八卦之间的共同基础。

国内的叛徒当然是这种比喻之一。

关于谁是卖国贼的争论——教会？

政府？

——说明这一争论的各方享有一套使争论成为可能的比喻模式。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有关现在的争论都是依赖过去提供的模型，争论者只不过是给不同的演员按其个别的偏好指派不同的传统角色。

相对于卖国贼，我们必须安排一个英雄式的政治人物，这个人即使在一切似乎都失去了之后，还是不会放弃他的目标。

这种显然是愚夫似的忠诚，与希腊认同的其他模型是相冲突的，而且在许多情形下，除了看起来愚蠢外没有任何意义。

整体而言，一个人在显然已经全盘失利的情形下还坚守立场，是得不到什么称赞的。

可是，背弃正在下沉的船，也有相当的风险。

问题是，一个人希望被贴上什么样的身份标签？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并没有什么选择余地。

在一个被我称为格兰迪（Glendi）的山村地方选举中，当一个父系群体必须在没有扈从（client）父系群体的支持下“单独行动”时（各扈从父系群均已厌倦了这种打得两败俱伤、结果还是只能选出个软弱领袖的争斗），不但这个父系群体的所有成员都必须投这个注定失败的候选人名单的票，他们还必须提供所有的候选人缺。

如此，这个父系群体遂可避开最丢脸的情况：看不到任何的内部分裂，而且，借着一种社会学的戏法，现存的分裂（fisst-res，次分支的区划）以一种超然的团结（候选人名单）出现（see Herzfeld 1985：100-106）。

在较不极端和普通得多的情节下，有些候选人虽然知道即使他们的候选人名单赢了，他们也不会得到席次，因为他们只是凑数用的，可是他们依然同意出任候选人。

再者，即使支持这个候选人名单会使某人的前途受到威胁，他还是会有报偿。

这样的政治人物只是将他们个人与较大的善融合为一体——在希腊的政治语言中，这是常见的比喻。

是基于什么样的算计，促使人们支持第三党候选人？

站在赢家的一方可以带来实质上的好处，但也可能损伤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当大家认为他是背叛自己人以贪图个人近利时。

站在输家的一方，表面上看是愚夫的表现，但至少不会背上背叛者的污名。

<<他者的历史>>

亲属关系的用语也加强了这个判别的模式。

有一位社会党人形容一位保守党的候选人，说他既没有自己的父系，又是一个anemazoksaris（指的是因“婚姻关系而成为”一个从夫居的社群成员的人）——虽然瑞圣诺斯这个地方已愈来愈以从母居为原则。

他认为“纯种的”（genuine，有血缘关系的暗示）右翼或许不会投他的票，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候选人。

在1986年瑞圣诺斯的自治选举中，情势非常明显，若不是社会党的斯考劳迪斯（Khristos Skc）Lilotdis）当选，就是保守党的阿康达迪斯（r）imitris Arkhondakis）得胜。

独立的左翼分子普拉玛特塔吉斯（Babis Pramateftakis）是没有希望的。

两个主要候选人之所以要一再宣称自己一方终将胜利，其原因非常清楚：这些声明只是表演性的说法，其巧妙之处将在投票柜中接受考验。

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即使赢得席次的机会渺茫，也可能被列在候选人名单上。

一位社会党人告诉我：他这么做是为了支持该党的决定（英雄对叛徒），但他不愿就这样被视为是市长的人马（“只要我愿意，我的声音会比市长的声音更容易被大家听进去”——因为他也是世家大族家长协会的首脑，这个组织在克里特很有势力）。

因而，乍看像是非常不寻常的做法——选择站在政治聚光灯外——却变成一种故作勇敢的举动。

这个人知道他不会当选，但他日后应该会得到回报，而这样做也可以保全他在地方上的地位，因为他的表现像是个关心世事又不至在邻人面前逞威风的公民。

他自己预料中的失败，可以成为其政党胜利的一部分。

他的凑数有助于这一胜利的实现，但他又不致牺牲自己的自主权或缩小他在当地政治上的基础。

在经过复选以后，他的领袖果然当选为市长。

由于他曾经说过：“市长不是因为他个人而当选，而是因为他的顾问群”，所以他早就预见到斯考劳迪斯终将因其过于急躁的个性而招致越来越多的不满，因此他很快就聪明地脱离斯考劳迪斯这个暂时的胜利者，也因此免遭他日后的长期失势和他抛弃社会党一事的拖累。

那么，那些支持第三党候选人普拉玛特塔吉斯的人又是基于什么理由呢？

如果真要说的话，发生比较大作用的应该是社会地位的考量吧。

叛徒这种历史形象不会是大多数左翼人士想要的。

左翼人士是备受孤立的一群，即使是温和的中间派与右派人士也尽可能回避他们。

<<他者的历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